T24132/3148

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72/-23/57 31/21/-21 52/48/17 62/34/60 71/-32/0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40/9/-43 38/14/1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皇明嘉隆聞見紀卷之二

甲申 嘉靖三年

春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聲先是自前月下弦地震雷雪連日不絕至元旦復大震南京禮部侍郎劉瑞言地震不于他所而獨于南京不于他日而于立春元旦凡有耳目莫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而軍民又南都之本本安則天下安因條消弭六事欲發帑藏免逋賦督賑濟修祭告謹戎備端大本疏入 上嘉納之○諭免上元節宴○丙子五星聚于營室光祿少卿署欽天監事樂護上言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云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繁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故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禍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宜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大慶占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書又云天下兵謀則五星聚營室凡内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
尤宜加意章下禮部尚書汪俊覆言正德間權奸用事蠹耗無餘皇上
起而救之遺大投艱付託甚重拯溺亨屯求望尤切宜任老成斥群小
崇敬畏戒逸欲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其他禱祀祈禳不宜輕信以啟倖
門傷治體至于足國裕民必先儉約端好尚慎差遣重爵賞戒興作假
以數年生理可復而國用有餘矣　上納其言○諭免慶成宴初制郊
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時以災歉令免修撰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
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維新而臨
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乞深惟大報之典光昭咸備之
儀不報○詔命婦入覲興國太后時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各奉箋覲
賀宴賚倍常○命開西北水利時大理卿鄭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
内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薊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
易滹沱琉璃漳洺衛沁洛瀍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
水者量濬畎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
江左諳水利者居之督率郡邑專理農事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章下所
司議請行之○禮部尚書汪俊會多官上議桂萼議禮之非先是楊廷
和罷俊詣請之廷和曰我去矣俊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勦
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辨遍示群臣俊得之喜轍據宗法論天子禮曰
敢違議者斬因會文武卿寺等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皇上
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毋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熊浹
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
議夫推尊之非莫詳于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宋程頤之議而
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疏入　上云還參衆論再議初武定侯
郭勛之與是議也謂俊曰此關係重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力辨遂

至大詬給事中張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疏如
部議　上責其朋言亂政修撰唐皐奏言陛下當考所後以別正統當
隆所生以備尊稱　上責其阿意二說俱奪俸于是俊等更議于興獻
帝后上各加一字以全尊稱不報○二月楚代二府上論大禮楚王荣
滅以儀賓沈寶疏上奏曰今之大臣孰不欲皇上取法唐虞惜其未舉
堯舜之事以復皇上者按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以瞽瞍
爲父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雖凶德猶得享于郊者以爲父也以
是知聖賢之用心矣夫子焉而不父其父不可以訓宜聖心不安于此
也今當考興獻帝別廟祀之代府長史李錫復奏曰高皇兄終弟及之
訓慮至深遠由孝宗以及興獻帝然後及陛下則聖考聖母宜隆尊稱
不辨自明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言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
因之擴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
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于三綱淪
九法斁乎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奏言比者儒臣欺罔置興獻帝無祀臣
以武夫姑以武臣襲替言之無嗣者必及弟姪未有不封其所生父母
者也而況陛下天下大君乎疏入　上益心動遂有召桂萼等之意矣
○詔逮繫給事中鄧繼曾于錦衣獄繼曾言近日中旨多戾經典悅邪
說之諂媚則賜褒俞恧師保之抗言漸加放黜時如正德可謂極弊尚
未有如今日之旨可駭可嘆者若出自聖翰亟宜收回如群小所爲宜
速加顯戮　上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給事中葛鵾御史林有孚申抹
不聽繼而命勿具獄謫補外○詔禁內外官交通藩府時給事中毛玉
勘覆平濠功次因言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　上從之命有宗藩地方
大小官員但交通納賄者撫按官指實奏聞○詔增應天府廩膳生員
二十名從御史陳伯諒請也○命內官監太監張準提督九門巡視城

陴兵部尚書金獻民上言額外冗員宜爲停止不報○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巡按淮陽御史朱衣言民迫饑餒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多相殘賊發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姚臣王堂以子鬻毋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無復人道地震霧塞臭彌千里　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仍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命操江都御史伍文定擒捕諸盜時盜賊蠭起閩廣青齊豫楚之間所在成群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數千故命文定往撫戢之○南京大疫先是大旱江南北流民來就食者數百萬有司設粥隨食隨斃至春蒸爲疾疫比屋死亡百無一存墻傾屋塌如無人境人鬼縱橫可駭可怖支粮正軍已減五萬而流民還者百無一二至秋始定○翰林侍讀湛若水疏論時事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

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夫屯而不濟必至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飢相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親賢是也願以賢大臣爲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講明聖學　上納之○詔逮御史朱淛馬明衡陳逅季本員外郎林維聰下獄時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傳旨免命婦朝賀翰林修撰舒芬言昭聖皇太后聖誕之日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惟心以事其親者也遽傳免賀恐疑人心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以芬出位妄言奪俸御史朱淛馬明衡亦以爲言淛言皇上孝事兩宮常如一日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昭聖誕辰乃聞報罷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昭聖手携神器親授陛下毋子之恩天日昭鑒今日之禮毋后雖或固辭皇上尤宜敦請以明大孝明衡言暫免朝

賀在平時則可今當議禮紛更之時人心匆惧之日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太后必有因事拂抑之懐今昔存殁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毋子至情有隆無已可以聖毋嘉節輟重礼哉　上怒曰命婦免賀本奉皇太后懿旨朕孝奉兩宮安有間越豈得妄言各逮訊侍郎何孟春疏救不報御史陳逅季本貟外林維聰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又不能無所軒輊忠臣義士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　上怒其煩瀆亦逮訊大理卿鄭岳申救不報○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兵刑主事桂萼張璁霍韜詣京都御史吳廷舉言書等被召必不肯変初説以犯罔上之誅願特勑諸王府及兩京大臣各陳所見而家居若大學士謝遷楊一清尚書韓文邵寶王守仁都御史李承勛皆累朝舊臣熟于典禮勑令開陳擇其合于礼者斷而行之以正前代之謬則大孝咸孚人無異議璁萼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實在考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争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湔今日之心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泯皇上之心也乞明詔中外稱孝宗為皇伯考興獻帝為皇考武宗為皇兄則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上以此言有関典禮俱命會議是日　上御平臺召蔣冕毛紀費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冕等俱不能復對翌日命内閣草詔加上稱號給事中張翀御史朱寔昌等奏言伏見召桂萼等来京人心既以驚疑頃又聞命蔣冕等草詔萬一聖心為邪説所惑如天下後世公論何　上俱切責之○命營龍虎殿于顯靈宮以奉玄帝御史張曰韜諫止不報○三月上諭議建室祀興獻帝禮部尚書汪俊罷勑諭禮部加上聖毋

尊號爲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
太后仍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以盡朕追慕之情俊等言皇上入奉大
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請即安陸廟增飾爲獻
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
祭祀亦足以伸至情　上曰朕祗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
擬于是尚書喬宇給事中張翀御史任浩等各疏奏不聽俊因求罷去
上切責之曰爾戢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復召桂萼
張璁詣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時萼璁已趍命發南京附朝議者益懷
疑忌黃綰黃宗明送之曰人心大異子行慎之無負吾君也戶部侍郎
胡瓚等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并止璁等璁
已至鳳陽讀勑諭乃語萼曰爲禮如此吾輩不能無罪復同上疏極論
兩考之非且云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豈能遽察其然乎若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之稱
天下後世終以皇上爲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墮礼官欺蔽中矣乃
復召萼璁以書爲禮部尚書將晃在上前言二人來必被撲殺　上復
遣人趍之晃遂乞罷　上曰朕方倚任卿共畫治理建室礼儀朕自裁
定○夏四月命修奉先殿西室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議建室大內事干
正統不敢曲從請罷其議仍祀安陸　上曰朕承天命祗奉宗廟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但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荒寢陵園遠在安
陸卿等安乎命下再四扶同執奏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
甚失綱常其奉先殿西室所司宜亟修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修撰
呂柟言臣嘗論奏建室未蒙即從臣不能如張純之動主獻皇帝封興
國乃忍沒其邦名且有二統之嫌臣亦嘗請行宗法反不如吟褒段猶
輩之能行而編修鄒守益亦言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于易簀蓋爰之

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今之致隆獻皇
帝非但一簀之失獻皇帝不以陛下爲姑息之愛乎魯公受天子之礼
祀周公蓋尊之至也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礼周公其衰矣今以非
禮祀獻皇帝陛下其安之乎　上大怒逮繫枏守益錦衣獄訊之○以
浙江潮患命巡海副使李熙兼理提防諸事務○加上兩宮尊號己酉
奉上昭聖慈壽皇太后冊寶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奉上
興國太后冊寶尊號曰本生母章聖皇太后癸丑上御奉天殿受賀
頒詔天下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惟
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
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
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
后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

皇太后義專隆于正統礼兼盡夫至情時張璁至東昌讀詔書曰執政
忍爲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尤紊不可但已也

謹按史臣曰此再詔之誤也

大學士蔣冕罷時昭聖免賀冕言此故雖非臣等與知但今命席書爲
禮部尚書璁萼復取來京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竊恐聖母聞之亦
不能無疑也宜追寢前命不聽遂移疾復乞罷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
不報○兵科給事中陳時明疏請選將練兵言宜大甘州相繼告變內
地歲凶民困設有不逞跳梁一呼成群此土崩之勢也及今宜命本兵
簡閱京營將士聽征爲一等聽選爲一等老弱工役爲一等而上下其
月粮又軍必有選鋒每營拔三千精銳爲遊兵若先鋒則選邊將善戰
有謀者署遊擊令自選邊職數十人爲領哨把總管隊官選夜不收工
刼營者數十人以教營士遇警即出又京營操練毋具虛文毋拘成法

使各以已意教戰務有實用此伐謀之上兵也章下所司議請從之○
詔減乾清坤寧二宮膳修十分之一戶科給事中鄭一鵬上言各宮日
進月進數倍于天順時今歲災用缺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宮仁壽宮
未央宮每有多餘分饋戚里繼富益奢不若留寺供應以張毋后之德
上曰祖宗朝嘗因天變減膳他宮勿易乾清坤寧二宮暫減十之一
歲豐如故○魯迷王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阿骨剌貢馬駝珊瑚珠
玉巡撫甘肅僉都御史陳九疇以聞給事中鄭一鵬言西旅貢獒召公
作戒越裳獻雉周公致辭下逮漢唐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珠
如太宗今魯迷所貢顧可受之以累聖德乎洪武中內臣奏增虎肉太
祖云養虎何為而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而縱他禽今乾明門諸所
禽獸尚多仰給大官日費豆秣而魯迷所獻皆非土性受之奚益乞就
彼犒遣以光聖德杜窺伺不報○武昌知府蠻劾鎮守湖廣太監李景

儒不報初景儒侵奪府藏需求供意武昌一府歲取金四千餘兩又倡
貢鮮之端知府因言景儒供億之病民者十貢鮮之病民者六乞比太
祖却人參香米葡萄酒之意罷之不報○金星晝見○御史盧煥疏陳
災變言腹心之深憂者四根本之深憂者三咽喉之深憂者一君身不
修言路不通命討不當財用不足腹心之憂也京庫虛匱輔衛貧困太
倉乏儲根本之憂也而宣大洮岷虜患並起內地民窮迫而為盜恐生
他變則咽喉之憂也疏下所司○禮部左侍郎吳一鵬類奏四方災異
言自二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二地震者三十六雷電雨雹者
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者各一民飢相殺食者二非常之變倍
于往時願陛下躬行明詔以先群下救疾苦罷經營信大臣納忠諫以
回天意　上云覽疏朕心惻然事屬朕躬者朕自圖之有司其尚交修
以弭天變○戶部侍郎席書疏辭尚書命言宗伯掌邦禮任實難勝欲

臣言禮當披心不疑欲臣拜官雖碎首不敢　上優荅之云卿忠誠愛
國學行素著宜來供職以稱朕意給事中李學曾御史初杲等爭言不
可而南京給事中黃仁山顧溱御史田麟等亦言書陰結邪黨倡為異
說倘加柄用何所不至皆不聽○五月詔名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奉
安恭穆獻皇帝神主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言獻皇帝神主奉安陸廟中
神靈依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儀不聽○遣官
詣安陸奉迎恭穆獻皇帝神主以司禮監太監賴義督禮儀京山侯崔
元祭告禮部侍郎吳一鵬改題神主奉冊寶上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
獻皇帝命緣途有司供獻神主皆有定品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
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啟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久安不宜遷
動太祖之重中都太宗之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今獻皇帝
神主惟宜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矣不聽○詔加先

任南京光祿少卿史後四品散官服色後溧陽人與監生楊諶楊謙各
出粟賑饑撫臣以聞　上嘉其行義命加後官諶謙視詮次量加一級
○以南京各府災暫免刷卷○勑山東屯田副使無理水利○大名府
濬縣知縣焦昇進饑民圖昇以大名府所屬州縣災傷為饑民圖以進
請蠲恤戶部議覆詔撫按官酌量議處以聞○詔逮南京戶部員外郎
李棠請京拷訊時棠過西安門不下馬南京內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
等劾奏　上怒其輕慢法度詔逮訊鎮撫司黜為稷山縣典史○改雲
南永昌金齒二千戶所為保山縣○巡撫保定等處右副都御史劉麟
疏乞休致　上以麟素有才望不允既而麟言天津三衛所增地畝多
瀉鹵磽确不足以辦子粒請皆罷免戶部言屯田舊額僅千餘頃弘治
中雖增五倍而所減子粒視舊亦三之二勢不得盡蠲請下撫按及兵
備副使驗實奏處從之○房山縣地震順天府尹王軏因言數月以來

震於諸藩於南都乃今於畿內寢近城闕陵寢災奠大焉意者宮闈預政與宦寺涉權與匪人進用與民力勞瘁與兵荒相仍與九重深居願加體察　上覽奏責其狂率下所司知之○真定府無極縣有怪風自西北來先紅後黑咫尺不辨人折樹木雞犬亂鳴有傾震雷暴雨○巡按福建御史王以旂言濱海居民每因夷人進貢交通誘引貽患地方今宜嚴定律例凡番夷貢船官未報視而先迎販私貨者如私販蘇木胡椒千斤以上例交結番夷互市稱貸給財搆釁及教誘為亂者如川廣雲貴陝西例私代番夷收買禁物者如會同館內外居民例攬造違式海舡私鬻番夷者如私將應禁軍器出境因而泄事例各論罪怙惡不悛者併徙其家疏下刑部覆言所引例已足盡法徙家太重請勿連坐仍通行浙江廣東一體榜諭從之○以歲災免部運官後期一二月者勿罪○錄廕翰林承旨學士宋濂六世孫德芳為國子生○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鏊吳人幼穎悟不群問學贍博為文舂容爾雅當世式之其立朝大節卓有可觀士大夫咸惜其用之未究云○吏部尚書喬宇請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之獄言柟守益各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為諱況茲天氣炎烝法司罪人俱蒙釋減若此文學侍從之臣必在矜恤疏入報聞尋謫柟判解州守益判廣德○贈南京右都御史王懋中太子少保以滬濠變倡義協謀也○擢原任河南副使王韋為南太僕少卿○　命造觀德殿祭器如太廟○張璁桂萼至京師上疏言召令雖云再下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一辨兄終弟及之訓二辨英宗受仁宗命而為子三辨皇伯考之稱四論本生父母五言無兩考之禮六言母子之稱七言立廟之說謂禮臣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匿非不亦異乎疏奏留中鴻臚少卿胡侍復言祖訓謂兄終弟及者蓋以嚴嫡庶防覬覦爾是故降父母期師冊以為重正統

入繼大宗魏明以爲纂正統是統嗣一也魯嬰齊未嘗受命歸父漢病
已未嘗受命昭帝何以受命爲哉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
藝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奏入　上責其狂率出
位斥爲潞州判官給事中張翀等言蕚等堅執邪說上貪天功被檄行
取翱翔道路至京數日始朝或稱疾不出何違慢之甚也御史鄭本公
等言蕚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喙旁篋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
應席書陰爲間諜皆由此也朝臣復各論劾日積數奏皆不聽○六月
以石珤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命以桂蕚張璁爲翰林
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蕚璁言禮官失禮于初匿非于後伏承明
命三至促臣來京蓋欲令與面決是非親賜宸斷乞皇上親臨便殿集
執政禮官許臣等各執證據典籍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于是給事
中張漢卿劾奏席書賑濟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覆請旨得是字遂朋沮

其進張翀等乃取所劾璁蕚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等擬請私相語曰
若亦得亦是字輒撲殺之　上稍聞知乃命蕚璁獻夫爲學士而責趙
鑑朋邪害賢輕弄法度責張翀等陷義罔忠俱伏罪蕚璁獻夫各疏辭
學士命　上云爾輩忠誠學行簡在翰林宜成朕納賢之治吏部尚書
喬宇奏言桂蕚等偏執異說動搖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頃乃俱承
翰院之命願亟罷黜　上以蕚等執經論禮意非干進乃切責宇宇遂
求罷去翰林修撰楊慎率同官上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
行臣等所執程頤朱熹之緒蕚等所言泠褒段猶之餘學術不同議論
亦異可復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乞賜罷黜　上責其率衆附和俱奪
俸御史段續陳相言蕚等假議禮之名爲干進之階以若人而授若職
恐甌鼠之厲作負乘之寇至　上責其排陷忠賢俱下獄外貶南京尚
書楊旦等亦言學士論思之官二三臣之言偶合聖心遽尔超擢非所

以示大公　上云擢用賢才何謂偶合因切責之○張璁桂萼疏奏議
礼者之欺妄條爲十三事以上一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礼二言祖訓不
言立後三言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言遺詔不言繼嗣五言禮
輕本生父母六言祖訓稱天子爲伯叔父七言漢宣光武俱立皇考廟
八言朱熹嘗謂定陶事爲壞禮九言古者遷國載主十言祖訓皇后治
內不與外事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言皇上于壽安皇太后不得率天
下終三年喪十二言新須詔令決宜重改十三言諸司連名章疏勢有
所迫疏奏留中何孟春復條爲之辨　上責其妄意奏擾變亂是非因
伏罪而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命下之獄
尋釋之○秋七月吏部尚書喬宇罷宇因論桂萼等被切責乃引疾乞
休　上允之御史許忠劉隅言宇忠節清望冠于一時昔守留都宸濠
搆乱有保障之功今任銓衡素風淡泊門庭生色正清朝所倚任者不

宜以一辭遂聽其去　上曰朕未嘗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召南京
吏部尚書楊旦爲吏部尚書未任亦致仕○上諭獻皇帝冊文去本生
二字改稱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爲聖母大學士毛紀費宏石珤言本
生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慎無輕改　上乃御平臺召紀
宏珤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何以禮待爾又曰
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上召多官
至左順門諭更定聖母尊號爲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
孟春草疏達旦語礼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爲更定乃尔吾且不避
禮官尤當力爭之希周乃率郎中余才言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
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後世祭告爲煩
瀆不能感孚于天地宗社況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則與昭聖
無別孟春因與九卿學士臺諫各疏爭本生二字章十三上俱留中不

報○群臣伏哭左順門詔逮繫學士豐熙等百四十二人于獄謫戍除名有差調何孟春南京工部侍郎大學士毛紀罷時　上罷朝齋居文華殿兵部尚書金獻民大理少卿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吏部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檢討王元正等遂遮留諸朝臣于金水橋南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于是尚書秦金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　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審處群臣咸曰必得俞旨乃退獻民謂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請內閣告毛紀等曰群臣伏闕公輩可坐視乎紀與石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重且大而本生二字為要陛下奉天命臨九有所恃者人心爾若不舍已從人何以為治　上復遣諭曰恭穆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定爾輩姑退群臣仍復不起及午　上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收繫諸為首者于是收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翔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純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憾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廷　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有四人于獄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翌日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凡二百二十人　上責之曰何孟春輩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以忠愛為由實為私黨欺朕冲年任意妄為乃命拷訊熙等八人編伍戍邊其餘四品以上宣諭奪俸五品以下各杖之凡一百八十餘人編修王思王相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

楊淮員外郎張潔申良主事臧應奎仵瑜余禎安璽殷承叙十有七人
俱病創先後卒既而上怒楊慎等不已復命繫楊慎王元正給事中劉
濟安盤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欺慢
君上震驚朝廷大肆悪逆乃命加杖之楊慎王元正劉濟編戍安盤等
削職原死杖下　上怒何孟春調南京工部復詰責毛紀等紀因求去
上曰爾因辭奏諫歸罪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罷之○上本生聖母
冊寶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獻皇帝神主至　上奉迎安于觀德
殿上冊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先是太監賴義迎獻皇帝主至
順德知府劉玉兵備劉秉鑒不及候迎及主入都察院又不飭儀行殿
儀狀義劾奏逮詔獄訊之○命僉事陳洸復爲給事中時洸奏言陛下
察幾致決于本生二字毅然去之有人心者咸謂今日始全父子之恩
無不感泣若不布告天下猶爲未明　上悅洸先以給事中外補乃復

召入○瑞安侯王源卒　上爲之輟朝一日賜齋糧麻布贈太師謚榮
靖賜祭葬如例源孝貞太皇太后之弟也既而命錦衣衛帶俸指揮同
知王橋襲父爵○以謀叛罪人寫亦虎仙等妻子古力哈屯你加加兒
哈屯賜武定侯郭勛倒刺速壇賜鎮遠侯顧仕隆列者虎兒把力賜惠
安伯張偉寫亦哈六剌賜遂安伯陳鏞打納賜大學士費宏失林賜大
學士石珤各爲奴○兵部尚書金獻民以秋防虜警請戒諭各鎮巡官
同心戮力加謹提防　上從之○詔罷造海船先是南京工部派徵浙
江江西湖廣福建諸省銀六萬餘兩造海沿運送山東青州諸府布花
於遼東以給軍士無防海寇其後青州諸府以海運多險已將布花折
銀輸遼東派徵造船銀兩如故至是南京工部右侍郎吳廷舉言海船
之造勞民傷財無益于用請革之便下工部議以爲可　上從之詔自
今海船罷造勿復徵派擾民○巡按直隸御史王官請命戶部鑄造鐵

斛須給宣大諸倉以為出納之準　上從之因命戶部併給諸邊○八月顯陵司香太監楊保上言陵殿門墻規模狹小乞照天壽山諸陵制更造工部尚書趙璜等言陵制當與山水相稱恐難槩同今殿墻以黃瓦覆但宜添設明樓石牌及改司香衙門為神宮監置護衛曰顯陵衛其餘未備房屋應創新者另為添造應仍舊者止加脩飾不必大為改作　上從部議○命武定侯郭勛揀選舊武等十二營官軍一萬二千員名以坐營官署都督杭雄張軏都指揮劉淮焦倫充叅將演操聽征仍命太僕寺挑選寄養馬匹備給○給事中陳洸疏請照先朝事例凡遇大事陛下親御文華或午門宣召多官序立于前令其次第敷陳事理躬察可否面賜裁決庶無寬延歲月依阿猶豫之弊奏上報聞○開發淮浙長蘆運司額鹽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引于延綏聽都御史周金召商上納糧料以備客兵支用仍禁勢要奸商占窩罔利者從該部議也○南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邀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大而千戶聶能遷百戶陳紀教諭王价錄事錢子鰲亦各論奏俱留中不下○以吏部侍郎賈詠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晉王上西河王奇溯孝行命勑奬諭言王因母病渴仰祝天地甘泉湧出飲之疾愈及母卒哀毀骨立宮墀古栢生花異香襲人人稱孝感　上令所司勘實奬諭之○九月令天下罪囚應議折贖者皆輸粟預備倉以需賑濟○大禮議定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先是　上命趍席書來京書至　上以皇伯考皇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下禮官集議鄭岳徐文華言考孝宗太廟饗祀行之已久母昭聖慈闈冊寶奉之已安不宜輕改　上切責之而祭酒崔銑乃言陛下甚無輕正統無拂群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縱

則今日之忠邪辨矣　上怒罷之吏部侍郎胡世寧時居憂里中上疏
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早定之而已或謂當考孝宗使獻皇承統
亦將考孝宗乎或謂獻皇不得推尊傳不言武王追王之典乎或謂宜
系興國于帝后之上獨不曰興國者先朝之封建帝后者今日之推尊
隆新典而仍舊號可乎或謂仍祀安陸獻皇止陛下一子宜躬孝享而
乃別廟于外藩可乎書言蓄疑敗謀惟在聖明獨斷早定之而已疏入
上嘉之時禮部會議席書言遵祖訓據禮經皇上實繼統非為人後
汪偉鄭岳徐文華尚與張璁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是古
禮如是茲議當矣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于是書與璁蕚獻夫會同公
張鶴齡侯郭勛駙馬蔡震伯張偉尚書秦金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
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為嗣初未嘗立皇上為嗣與
漢宋事大不相同夫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伯毋也宜
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母也宜稱聖母武宗兄也仍稱
皇兄則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大統大倫兩有所歸奉獻皇帝別為禰室
不入太廟則尊尊親親兩不相悖議入　上允之乃改尊稱祭告天地
宗廟布詔天下曰人君為治本于孝道聖人論政先于正名孝在篤親
名貴循實自古及今化成由是朕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
姪恭穆獻皇帝之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遵聖祖兄終弟及之
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懿旨遣
官迎朕入繼受天明命于茲三年尊稱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輙引漢定
陶共王宋濮安懿王事為據至再至三其論未定朕心靡寧伯姪父子
天經地義豈人所為況漢宋二帝嘗立為子朕則入奉宗祧實與為人
後者不同今以為繼嗣實非我聖祖聖訓之意是豈徒禮官之失亦朕
冲年未能決擇之咎也朕祗承九廟尊養兩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惟

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
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歎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稱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
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情既允稱禮亦無悖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茲
特詔諭以申朕拳拳孝親之誠先是　上命內閣草詔欲寬恩例席書
以爲小人之幸有壞典禮　上問三學士亦如書言乃止
謹按史臣曰此爲三詔更定而禮正矣詔雖內閣所草　上實裁定
曰是豈徒禮官之失而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咎此固成湯無以萬
方罪在朕躬之心也當此之時爲內閣禮官者或去或不去因宜自
訟俯首稱罪則凡小大臣工未有不大悔悟者也
學士張璁桂萼方獻夫各上疏乞休言初臣敢抗一時朝議憤爭萬古
綱常大禮既成分當求退　上慰留之曰爾輩才猷過人忠誠愛國不
允所辭○潞盜陳卿據青羊山以叛卿初爲藩府長史司吏弃之嘯聚
千餘人據青羊山叛流刼潞州諸縣及河南懷慶地方官兵不能制○
冬十月議遷顯陵初上名安陸松林山爲顯陵及大禮既定百戶隨全
等奏請改遷顯陵下所司議工部尚書趙璜等言顯陵爲先皇体魄所
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太祖
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　上猶命禮部會多官議之席書
等上言祖宗陵寢未嘗遷動百六十年來皇圖鞏固帝德重光伏聞顯
陵勢如伏鳳氣結蟠龍此實山川之形勢帝王之幽宅隨全妄議乞治
其罪疏再上乃命罷議于是定顯陵祭如七陵儀遣省臣行禮
謹按史臣曰周文武成康穆幽六陵則卜于雒而昭桓靈景威烈五
陵則卜于洛漢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陵則卜于雒而光
武明章和安順冲質桓靈十陵則卜于洛夫地道尚靜神道尚幽故

我太祖定鼎于南而鳳陽之陵猶故太宗遷都于北而鍾山之陵猶故矧今顯陵之在安陸仙潭巃嵸于其北漢江襟帶于其南神龜蜿蜒于其東赤馬渟泓于其西蓋乾坤構奇翼軫儲祥固無庸于改遷者聖心獨斷特命罷議真有見矣

○禮部尚書席書條上十二事言皇上入繼大統以名稱未正孝德未伸困心欝志三載于茲今幸大禮告成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謹條十二事一曰清心寡欲二曰讀書觀史三曰接見賢臣四曰納聽忠言五曰恭行節儉六曰裁減冗濫七曰預儲邊餉八曰戒抑貴戚九曰禁佛法十曰溥用人十一曰務安靜十二曰肅憲法御史藍田復即書奏條論其欺　上切責之○諭賜副使劉滙祭葬復其家巡按四川御史范永鑾言滙當逆瑾竊柄首倡讜論被杖幾死瑾復檄郡罰穀三百輓輸大同生產殆盡御史潘鵬曲阿瑾意反誣滙以貪削籍良可痛恨皇上御極起爲知府繼遷副使不就而卒宜加優恤以旌遺忠故有是命○大同軍亂殺其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命太監武忠都督桂勇都御史蔡天祐往勦之先是文錦巡撫大同議于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居之諸卒畏虜不願徙叅將賈鑑希旨嚴逐之不往者捶其伍長郭鑑柳忠倡亂殺鑑裂其屍聚焦山下自固文錦恐諸叛卒通于虜招入城耶索首亂者鑑忠遂率衆刼獄囚焚府院文錦踰垣匿博野王第諸卒索而殺之乃出在繫故總兵朱振于獄推以爲主振不得已約曰與汝約從我則可毋犯宗藩毋掠帑廩毋焚刼皆佯應曰諾復脇鎮巡代奏宥罪事聞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齎勅赦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王鎮守以都督桂勇爲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戢之天祐至會武忠桂勇及朱振集諸叛卒諭以威德諸卒陽聽而奸盜刼掠如故勇督捕箠殺數十人將亂首柳忠郭鑑笞而釋之以

安其心衆稍定會有別鎮叅將李賢帥兵赴陝西道出大同兵有掠民禾畜者與民鬬諸兵妄詈曰朝廷命我勦汝叛卒旦夕虀粉奚禾畜爲于是轉相訛傳有洗城說會有戶部進士李枝輓餉至鎮訛聞有寇旨勦叛遂夜聚千百人排枝闖問狀枝從門竇中出文移示之漸有信者但衆既聚不可散乃咎大同知縣王文昌曾勸鎮巡嚴馭諸卒遂往圍之文昌走匿得不死乃縱火焚民居千餘家逼脇代王索金帛王如索應之始散王微服出遁居宣府天祐等撫諭不定復以狀聞○大同總兵桂勇請罷張文錦所建聚落高山二堡撤回戍守官軍以安衆心詔從之○土魯番寇甘州都御史陳九疇出擊走之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州九疇忠勇先登力戰既鮮甘州圍又夜率衆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奏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蘭州諸番已爲九疇所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諫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吏部侍郎何孟春請設宣大及陝西三邊總制從之孟春上言大同之變若先有總制大臣控制宣府則大同軍士必有所憚而不敢肆撫臣將官亦有所伏而徐爲計其禍可弭也土魯番入寇甘肅若先有總制開府蘭州檄至即發兵阻遏則地方不至殘破王師不勞遠征今大同人心猶多反側河西番虜尚爲跳梁請勑兵部會舉才望大臣二人一以總制宣大一以總制陝西三邊假之權宜責其成功庶內變可消外患可靖部議二地總制有侍郎臧鳳李鉞故事孟春所奏可從　上是其言○詔戶部侍郎胡瓚總制宣大軍務都督魯綱總兵討大同叛卒天祐奏至乃遣瓚等瓚立賞格擒首惡者進三級擒脅從者事平亦賚以銀兩固請發布三萬疋羊皮短襖千領分賚從軍之士　上勑止除首惡餘皆不問○召起致仕兵部尚書廖紀爲吏部尚書○十一

月詔起降謫關閑復爲僉事于桂爲知府曹嘉僕爲御史從給事中陳
洸之請也○遼東妖賊李直陸雄等聚衆謀作亂詭稱商販突入山海
關殺守關主事王晃守臣以聞詔令薊遼巡撫劉澤張璉捕之嚴禁白
蓮社左道○詔逮繫浙江布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等詣京拷訊
初太監吳勲少監王士聰監織杭州怙寵悍縱其舍中廝養多椎剥工
匠恫愒郡縣卿稍鈐束之而絲綵工顧悉取杭州帑金凡有閔發舍中
厮養輒索羨金什之二三仲道白卿禁沮勲滋不悅又以往復儀節日
與卿相搆誚遂妄奏卿抗違明旨稽誤工作　上怒命逮繫卿等詣京
考訊朱寔昌等言勲以私恨劾馬卿致干宸怒二臣節省愛民觸忤權
璫顧當譴責耶乞召勲等而釋二臣　上切責之而令勲等安靜行事
毋得分外擾民○大同縣庫胥殺知縣王文昌庫胥許柰侵牟庫金數
千兩慮覺抵罪乃乘亂縱火焚燬縣署文昌聞變倉皇自殺○詔逮繫

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于獄洛爲京民陳彥章所訐忠因呈白
欽免罪人俱逮繫詔獄又有光祿卿樂護華湘爲屬官馬能所誣亦送
法司訊鞫奪級外補○十二月總制宣大胡瓚討大同亂軍平之先是
瓚督兵出居庸關巡按宣大御史王官言瓚等督兵聲討人心動揺乞
勑瓚等寢兵勑臣等選宣大精銳潛約大同巡兵合擊必能擒滅不効
則置臣于理命瓚發兵爲計未晚章下兵部侍郎李昆言官策良是第
師已出關事難中止瓚乃帥師次陽和堡密檄桂勇擒亂首羽檄日十
餘下諸卒懼向蔡天祐乞生天祐漫曰惟誅首惡餘不問爾輩無得助
亂即可免誅衆稍解勇密令千戶苗登計擒郭鑑等十一人斬首梟示
隨撫保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鑑父郭巴子忿怒復糾叛卒胡雄
黄臣徐毡兒等煽惑諸卒盡甲而馳分閉諸城門迫夜圍勇第掠其貲
殺其家口數十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遂執勇刺于葉總兵第欲殺之天

祐聞變偕武忠馳至反復曉諭勇得不死諸卒訴天祐求哀天祐曰能擒首惡兵猶可止諸卒乃擒徐毡兒等四人以献斬之郭巴子暨諸首惡竟逃匿瓚聞之欲提兵西行天祐函送鑑等首級于瓚城中士人亦詣瓚請緩師不從天祐乃上疏乞班師復遺書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瓚乃止天祐疏至　上命瓚班師瓚言叛賊就擒人心安定請加恩大臣臺諫以旌勞勩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言大同搆亂廟堂之上一籌莫展大臣臺諫何勞可録巡撫宣府張縉巡按王官巡按山西劉麟未嘗有聲援之助瓚之討叛逆黨未盡師不臨城何以加恩乞治瓚罪別遣大臣督兵進討不報仍勅天祐再擒餘黨勿問脅從○代王還大同時亂稍定　上諭代王還國王乃復入大同○

謫大理評事韋商臣補外職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臣自七月受官以来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廷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忤内臣而逮繫者副使刘秉鑑知府羅玉以織造抗内使下獄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爲所屬訐奏下獄者樂護華湘二人此皆國家大政上干天和下駭民俗臣聞皆左右陰主之願陛下大奮明断復戍者之官録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　上怒謫補外○詔起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時上命陝西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議才優望重者往于是推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書王守仁　上命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　上命一清代之一清馳至陝西道洛陽謁故大學士刘健健年九十有三辭以疾不見既而羯幘短褐出曰應寧昔而入相矣今出將乎一清曰偶承乏爾因命孫輩飲以甌茗他無一語○侍讀學士方獻夫請輯大禮

議允之

乙酉 嘉靖四年

春正月庚申朔詔贈僉事田美官時總督宣大侍郎胡瓚遣美往督渾源應朔諸餉道遇虜要殺之乃請于朝贈以官許之瓚因言大同之變天兵壓境渠魁已擒必鎮撫得人庶可整頓今所賴坐鎮叛軍者獨總兵桂勇朱振耳若巡撫蔡天祐專事姑息難消邊患 上乃切責天祐令與朱振勉圖後功○命織幣諸郡改貢幣金時寧波知府楊最言本郡僻處海隅地不產桑常貢綺繒轉市嘉湖乞改貢價料爲便從之因命今歲諸郡歲織諸幣已具者貢幣未具者貢金○巡撫寧夏都御史張璿請加給邊儲部議以淮鹽八萬引山東小引鹽四萬引各定價召商中鹽收買芻糧貯之要地以備客兵支用報可○詔贈兵部主事王晃光祿少卿初晃遇妖人陸雄之難其毋先爲賊所傷晃挺身救之既而賊脅晃從晃罵賊以死 上嘉其忠孝故有是命○總督漕運胡錠疏陳六事其一言江北地利不盡宜隨地高下開濬修築教民播種二言白馬邵伯諸湖衝決爲害宜乘時堅築運堤建立平水石閘以爲疏洩之計三言夫廠應付困疲特甚宜于兩淮巡鹽掣驗所每引量徵備賑銀一分以濟夫廠之用四言官軍舍餘占買民田芻粮不輸遺累里甲宜令清理令供賦役如民五言鳳陽先年欽賜會昌侯地荒棄者多爲盜淵藪宜給民佃種收其子粒轉發會昌侯家六言山陽鹽城二縣相去三百餘里中有太湖之險賊多藏匿宜增設縣治或照沿海守禦事体築立墩堡量撥戍守部議允行○戶部尚書秦金論救侍郎席書都御史胡錠時書錠奉命賑濟言官論奏其罪金言淮陽饑饉陛下軫念元元遣官分賑至發帑金截漕米益以鹽價惠至渥也而書錠所委非人侵牟冒濫言官論列似有可信但救荒本無奇策知人自古爲難

宜錄其勤勞矜其過誤從之○兵部侍郎鄭岳請罷山海關征稅言無
舊例上令騎載肩荷者勿槩征每歲所入務覆實以爲修關費侵匿者
巡關御史劾治○復鳳陽正陽鈔關稅○詔蠲免蘇松常帶征錢穀先
是三府大飢歲賦三十八萬有奇令俟兩年後帶征巡按朱寔昌言凶
災之餘方值一稔即輸辦歲賦猶難奈何復責宿逋重爲民困允之○
詔賜巡撫江西都御史盛應期銀幣應期既陞兩廣總督乃藉任內所
儲預備倉穀數以聞戶部仍請勑天下各巡撫官嚴督有司用心儲蓄
毋事虛文　上從之仍賜應期銀幣○北虜入寇侵掠陝西諸塞殺吏
民復促楊一清赴邊○詔改胡世寧南京吏部侍郎先是召世寧爲吏
部侍郎未上外艱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決江淮飢人相食疏乞早
定大禮赦群臣小過簡賢求治疏成不果上及群臣伏闕爭大禮得罪
又疏言群臣心欲効忠詞乃過激乞曠然開釋圖回治安召起爲兵部

侍郎御史曹弘効世寧奸謫道詆大負生平乞賜罷斥不聽世寧上京
東邊備二十五事又上大學唯仁人能好惡洪範惟辟作威福易大傳
不出戶庭君不密則失臣講意三章疏上留中給事中余經言世寧欲
起告密之風世寧言乞下臣章宣示因引罪求去不允又上知人官人
二十事言者益亟章至數十上乃改南京吏部侍郎○巡撫江西都御
史陳洪謨疏請寬貸言禮得罪之臣言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
隨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誠爲有罪而揆之于禮亦有所本況何
孟春豐熙操履醇固宜置左右以資啟沃呂柟楊慎論思有體宜出禁
闥以責後效張原毛立死無以歛妻孥流落惟皇上曲賜優貸使遷謫
者得以自效物故者可以自安通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宜無出
此不報○二月提督軍務侍郎胡瓚還自大同列上功狀兵部議瓚等
討賊未有成功遽尔班師事屬輕率且叙功邀賞尤非臣下所宜罪在

不逭　上詰責瓚而賜桂勇銀三十兩以旌其功○土魯番牙木蘭復
擄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命都督同知朱勇提督京城巡徼初勇總
兵大同郝通代之勇還會京城多盜復以委勇○三月詔留兩淮餘塩
銀三萬兩支給淮陽各運京操官軍行糧○日本使宋素卿等伏誅初
宗設肆掠後匿入海島無可綜跡獨素卿及瑞佐就執下獄待訊廷議
備責沿海備倭官緝捕宗設無所得而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入犯
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仰伏皇威剿殺幾盡今將賊倭二
俘仲林望古多羅首級三十三夥及長箭船牕等物并華人被虜者王
漾等八人獻之闕下　上命給事中劉穆御史王道按覆之乃發仲林
望等至浙令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偽獄既具乃論素
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各斬瑞佐等釋還本國○大同逆卒郭巴
子等伏誅以蔡天祐爲兵部侍郎既而罷之先是郭鑑既誅父巴子復

糾胡雄等爲亂及擒徐毡兒巴子匿未獲自度無脫罪理乃潛入城煽
誘餘黨夜焚王總兵第詰朝天祐乃集衆諭之曰朝廷宥罪班師開爾
生路何怙惡乃爾事既定復亂者何衆曰倡亂有人閉城大索即可得
乃籍其名而索之得首逆郭巴子胡雄等四人助逆焦啞雲馬江等三
十四人先後捕獲盡斬以徇事聞乃以天祐爲兵部侍郎既而言官追
劾其靡財之罪遂罷之○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勅云皇考嘉言善行
可以大書特書者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萬世乃以大學士費宏石
珤賈詠爲總裁官侍郎溫仁和侍講學士董玘副之共領其事遣寺丞
周壁往安陸采輯遺事○仁壽宮災昭聖皇太后所居仁壽宮一旦火
起延燒玉德安喜景福諸殿　上乃減膳撤樂素衣避正殿告于天地
宗社諭令群臣同加修省給事中楊言上言變不虛生感召有自仁壽
宮災責在諫官不在陛下朝廷設六科以舉正欺弊而今皆失職天變

安得不至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倒置林俊蔣冕豐熙等見
幾引去抗諫謫死而張璁桂萼姚捷徑以獵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
科失職致陛下儉朴不聞而張嵩索陽和之土田崔和詭鹽商之引目
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孚而廟社精靈無憑幪濛之庇兵科失職致陛
下刱山海之抽工縱錦衣之濫職匠役增收而奏帶陞賞日冗刑科失
職致元惡如藍華等脫藉沒之法諍臣如郭楠等施杻械之刑工科失
職致工作不當而局官陸全等希冒俸薪內監陳琳等請榷木植此臣
等之不職所以拂天理逆人心而傷和氣也乞賜罷斥以謝天譴御史
余敬亦上疏自陳俱報聞○夏四月命議立恭穆獻皇帝廟初　上以
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慊至是光祿署丞何淵奏言孝莫大于享親
禮莫大于宗廟獻皇帝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于太廟內立世室以
爲禰廟崇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廟得所有光正統遂下部

議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言淵請立世室竊謂非禮王制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
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懿熙仁三祖各以昭穆爲序後改
同堂異室議祧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
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于太廟不知何說也古王
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我朝推出德祖何淵乃以獻皇
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初議以孝宗爲禰今祀獻皇帝于觀德
殿即爲禰廟何淵乃曰禰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張璁
言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
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桂萼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
忠臣不兆奸以陷君如何淵之說誠所謂陷君者可順情而信之紊昭
穆之序亂統紀之常乎禮臣等復屢議　上不之許曰朕恭膺天命入

繼大統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惟我皇考撫訓朕躬罔極之恩豈可
怠忽觀德殿奉祀尚在大內太常不得行禮匪合儀制所議反覆違理
背經宜將夏商周典禮悖考會議因議宜于磚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
以立禰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處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
使敬心不分于所尊廟欲稍遠使樂嚴不聞于列祖尊尊親親庶可兩
全至于親盡之期則與孝廟一同　上復宣問席書親盡當祧之說因
言　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以後子孫世世獻享不遷以
伸朕孝思之情○五月提督陝西三邊楊一清請准淅閩剩引鹽召商
糴買隨宜處置以備緩急從之○巡鹽御史張珩請以兩淮運司餘鹽
銀每歲貯三十萬于太倉預發三邊糴買糧草或將原銀貯庫以備不
虞部議如珩因言珩勞績卓異宜加旌奬　上從之○詔加廬州府知
府龍誥一官誥在任修理義倉置買義田行賑糴賑濟之法又條積蓄
便民八事曰議倉制覈丁口議賑糴議賑貸議賑濟議賑官田嚴稽考責
有司故有是命○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陳十漸曰紀綱漸頹言
宮府異体陟罰未公而政多苟簡之弊曰風俗漸壞言名檢日薄廉耻
日消而士多諛佞之習曰國勢漸輕言叛卒殺撫臣妖胡戕主事而庫
胥害縣官曰夷狄漸強言車胡蹢躅于遼東韃靼蹂躪于沙漠而土魯
番驅逐小王志吞洮河曰邦本漸搖言冗食橫征織造需索而江淮困
於水旱兗豫困于剽掠曰人才漸凋言呂柟鄒守益去而館閣空汪俊
顧清去而部臺空張原胡瓊死而臺諫空曰言路漸塞言朝奏一封而
暮投千里三木囊頭而九泉啣恨曰邪正漸淆言鐫六藝以文奸言假
周官而奪漢法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初即有周
孔誰其辨之曰君臣漸睽言大禮議起載鬼張孤邪佞相窺巧發奇中
大臣顧望小臣畏煩曰災異漸臻言東南洪水傾城西北赤地千里遼

陽軍婦生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以陛下上聖之資乘中興之運宜與堯舜比隆而乃有此十失豈相臣奸佞伴食以致之乎願去此臣更求應變機神如楊一清木彊厚重如石珤者置諸左右庶幾弊政可除太平可望報聞○順天東安縣濰縣雨雹大殺禾稼○六月武宗毅皇帝實錄成○詔作世廟先是命禮部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獻皇帝廟尚書席書等相度廟址言太廟右地勢湫隘惟太廟左環碧殿旁寬敞宜立廟其制前殿後寢一如太廟神路由門左門出入　上曰廟制與太廟同而高廣微減務嚴整伸朕永奉之情乃命太監郭紳崔文李鏜惠安伯張偉工部侍郎童瑞程工給事中　衛道御史葉忠監視仍定廟名曰世廟○詔復錦衣革職百戶閻安等原職安與李全崔玉王邦奇等疏辨原職以營逮蔭陞請復從之尚書金獻民言全等怙奸奏辨一日而復九十人是以左右一人之私壞百年之法給事中鄭自璧亦爭之俱不報○擢溫州府同知顧璵為山東僉事整飭沂州兵備先是璵為南京武選郎中時武宗駐蹕南京兵部尚書喬宇以璵通敏有識選侍左右武宗注目久之命充護衛遂護蹕還改武選會有旨查冗員請囑不行因有譏之者謫知許州有惠政民德之至是擢僉事尋陞河南副使○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畢昭請乞歸養許之昭因言臣以母病陳乞歸養已蒙俞允第新任都御史江潮遠在萬里若候交代恐母旦夕不保終孤聖恩乞特許放歸以伸烏鳥之私吏部謂其情詞懇切議令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蔡天祐暫理其事以待潮至　上憐其意詔如部議○御史趙允疏請正都指揮張傑等罪言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在法令畫一而已陛下比年以來法既用而屢更如都指揮張傑侵盜庫銀總兵趙文貪殘失機罪証已明法所不宥矣一則免責其償一則併貸其罪藍華姚瓚殷洪殷銘等

蠹國害政死有餘辜且其贓銀有將百萬者有二三十萬者既宥其死
并貰其贓楚府承奉潘朝茂視親王專擅僭逼已論死矣而旋從末減
太監耿忠主守自盜紀世楹謀坐殺弟張彥達致死三人罪有明條而
各蒙免死何以慰塞人望布大信于天下乎夫法在必行故人不敢犯
前坐贓者可以寅緣倖免殺人者可以展轉得生則人皆效尤何所紀
極乞仍前處分明正諸惡之罪以彰法紀得報有旨○召起原任兵科
給事中史道為潁州　兵備僉事道初以論大學士楊廷和出謫縣丞隨
丁內艱服闋召復給　吏事中道疏辭言已陞僉事乃復此官先是道父史
俊亦任潁州兵備民　有包老之稱道任此亦治號廉平云○詔加魏國
公徐鵬舉太子太保鵬舉既守備南京掌中軍都督府事又以祖姑仁
孝太后親無命奉祀孝陵疏言戎祀不能無舉請辭免奉祀詔加鵬舉
太子太保不允所辭○遼東叛賊李真周輔等伏誅○福建汀州流賊
曾鳳等俱捕獲伏誅○秋七月詔司設監兵伏局各准收人匠五百名
兵部尚書李鉞言儲糧與國脉相為流通軍匠與糧儲互為損益織染
局見在軍匠二千一百有餘內官監七千八百有餘併合新收一千五
百有餘以歲計之該支糧一十五萬二百餘石其他監局食糧人役難
以數計若弊端復開則京通二倉立可待盡寧不寒心不報○以僉事
席春為修撰劉夔為編修先是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皆當路子
弟宜改別官　上命俱授按察僉事席春書弟也見弟外補邀璁萼連
章論大學士費宏等而上疏為弟乞恩改授館職遂命春為修撰夔為
編修給事中鄭一鵬言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其一二改翰
院者皆稱寅緣當時羞之旋即外補當春改官書胡不引行人例固授
纂修乎書自負議禮偶合聖意遂恣行胸臆乃為弟乞憐璁萼甘為鷹
犬輕搆大臣平生奸偽洞見真情乞將書罷斥將春削籍辨璁萼挾奏

之誣以明公論　上切責之○詔許錦衣正千戶孫堪許瑒治事故事
蔭叙軍職止于食祿　上念先臣孫燧許逵臨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
從兵部之請○八月詔逮繫元城知縣張好古于獄訊之泰和伯陳萬
言弟姪暴横好古以法繩之萬言愬于　上命逮訊御史李高爭之不
聽○大學士梁儲卒謚文康贈太師
謹按支大綸曰梁公居内閣踰十載家無負郭之產宸濠沒藉舉朝
惟公無私餽而務自韜晦不伐其功科官田賦公門人也至云沒公
之貲可減天下租稅之半御史李鐸詆公尤力至大理丞缺叙宜鐸
詮司以詆公難之公立命擢之曰舉不避仇是何足校而威武大將
軍勅死不具草秦藩請地片言尼之尤非人所及
○詔建處士吳與弼祠于鄉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巡按御史秦鉞
言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蒙先朝禮聘授春坊諭德不受歸老于
家砥礪名節有裨風化乞特建祠賜額令有司致祭從之
謹按吳瑞登曰與弼爲溥之子粗衣敝履舉動效古見明道見獵有
喜心益知聖學爲必可學小樓坐卧收斂身心其不爲俗所染可知
當其承英宗之聘辭諭德之官殆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有
士如此取其節焉足矣而世儒議其規卿相之位有傲世之心抑何
好議其短哉稽之我明二百年如與弼者蓋不數數得也所謂鄉賢
之最者吾誰與歸
○九月刑部尚書致仕林俊卒年七十六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
安存歿矜録議禮諸臣以慰困明一人言古者撻人于朝與衆棄之非欲
爛肌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綿衣重毡才足示
辱正德時逆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末年諫止南巡遂有死杖下者成
弘間詔獄惟叛逆妖言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問法司議罪今一

槩訊問無復低昂非祖宗仁厚之意也疏下所司俊尋卒俊莆田人立
朝正直不妄詭隨雅志林壑一介不苟取冲素若寒士尤好引掖後進
士論推服○冬十月命議世廟神路禮部初議世廟出入不與太廟同
門宜由闕左門入別開神路何淵言從闕左門入則經太廟之後折北
而南復折而東乃達于世廟神路迂逆宜與廟街同門國制左祖右社
語社則稷在其中語祖則禰在其中社稷異神尚得合祭同門獻皇與
祖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禮部尚書席書等議言獻皇廟議已定
不干太廟而君臣之分嚴獨尊禰廟而父子之恩篤神路少或不便特
一節耳何淵言雖鄙俚而于禮未爲有害于事未爲不可臣等亦不敢
固執但直通北街須毀墻伐木折神宮監似爲有礙請命會官相地議
擬　上允之璁蕚亦主廟街繪圖以進費宏等力爭不聽　上曰由廟
街門但于神宮監北量折廂屋令可通板輿而已

謹按史臣曰皇上從容中道者也初禮部廟議未當群臣論奏未知
所處聖諭曰朕豈敢有于太廟是見太廟不可干矣崇大統也義也
曰觀德殿奉祀尚在大內太常不得行禮匪合儀制是見世廟不得
不作矣篤尊親也仁也至作廟曰制度與太廟同而高廣微減自義
率祖而有所制也議廟路曰往祭世廟還由廟街門自仁率親而有
所統也制禮作樂非聖人其孰能之

○詔修遼東邊墻從巡撫周璉之請也仍命戶部以長蘆額鹽六萬引
山東四萬引兩淮三萬引行該鎮開市以佐工費○詔諭四方災異上
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行不以言
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必存心政事加意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
則民財竭于科斂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不為莊
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辨納入庫錢粮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

管觧之人無所控訴太倉無三年之畜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況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寛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録而不爲處決無冤可辨者或加優旨而仍令勘詳皆足下致民怨上干天和此臣等深憂極慮不能已于言者又前曰憫念民窮欲暫止仁壽宮工役臣等不能將順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止未爲不可　上嘉納從之○十一月召提督陝西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初御史吉棠等奏召一清入閣復起彭澤代一清總制章下吏部大學士費宏奏召謝遷席書上言一清宜復内閣而宏舉謝遷所以沮一清耳吏部外牽于臺諫内媚乎宏惟斷自聖心可也　上從之故有是召○戶部尚書秦金疏止採取金珠寶石言朝廷經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别無區處至于珠石原非中土所産祖宗朝俱有内藏皇上恭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衆況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不從○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命註尚書伊訓併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爲三冊共成一書復命將皋陶伊訓無逸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大禮集議成席書奉表以進言曰璁曰韜奮正義以爭于前曰書曰蕚曰獻夫申大經以鳴于後實爲綱常之計無復身家之謀　上命頒賜各藩府及中外文武官仍令各省刊布以傳乃加席書太子太保張璁桂蕚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霍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建議諸臣皆加秩有差○閏十二月南京御史司馬泰等奉詔陳言以消天變裨聖政疏陳敦聖學攬政權遠小人勵百官録忠臣蘇民困振武備七事　上納之○太監李能請榷取山海關稅以備邊費部議閉以詰奸非以媒利元年詔旨盡行裁正豈宜更開利門不聽○進費宏少師兼太子太師

謹身殿大學士石珤賈詠並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金獻民罷以李鉞爲兵部尚書言官論獻民于土魯番措置失計獻民因引去以鉞代之

丙戌 嘉靖五年

春正月甲申朔詔給食京師饑民時饑民多乃命養濟院月給米蠟燭旂竿二寺日給食以惠貧民○學士張璁桂萼疏請寬釋議禮得罪諸臣言近者議禮諸臣倉卒定論不暇考禮聚訟四年更詔三遍此誠出于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等凡庸所能與諸臣一時愚昧誤犯聖明曲蒙矜宥今尚有充軍如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者爲民始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者降調如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李本陳相段續主事侯廷訓評事韋商臣等者伏罪省愆已踰三載況今獻皇帝追尊之禮已成世廟已立皇上大孝之心光于天下萬世矣乞將言禮放斥諸臣或矜其情而寬其法或諒其心而復其官御史張衮亦上言乞宥伏闕諸臣章下吏部議上復報罷給事中史于光言聖人喜怒如天道伏闕諸臣怒而罪之此秋氣肅物之權衮既勅下議且將賜還此天道煦物之仁俄而報罷豈欲其砥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乎今廢謫已兩閱歲一旦如劉安世齎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陛下必有後時之悔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即起諸臣必將感恩思奮以圖報稱不報○詔趣提督三邊王憲赴任禦虜時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氷合渡河入套陝西諸邊皆患之鎮巡以聞乃命憲兼程赴任○南京御史趙得祐論劾禮部尚書席書言書因排大學士費宏遂謂臺諫媚宏是倡黨說惑聖聽也且書救一陳洸而洸輕之稱一鄭洛而洛劾之書亦有靦面目矣廖紀欲避吏部讓書而書肆爲桑柳鄙褻之語以瀆聖聽是果忠于朝廷耶 上怒奪得祐俸○禮科給事中林士元

等論劾學士桂萼言萼與刑部尚書趙鑑論給事中陳洸罪犯至攘臂相加輕蔑禮法莫此爲甚夫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今洸負不赦之罪萼乃欲撓法以違君忿戾横于胸臆攻激加于班儕殊失大臣之度章下所司○命有司爲大真人張彥頫營第時彥頫府第被災請賜更造　上許之命有司建造遣内監一人往督刑科給事中黄臣言頃者趙秦荣三王府災第詔行勘估計今彥頫所請未經估勘輒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出親王上也昔漢栾巴噀酒殿庭而成都火滅彥頫若有道術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上詔如前旨○御史雷應龍請罷養鷹犬之費　上命光禄寺覈数以聞應龍言乾明門諸所畜養鳥獸歲飼肉一萬六千又五百餘斤秫豆五千二百餘石徒費民財恐累聖德請悉罷之　上曰朕即位来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圖治以安民生鷹犬蟲蟻一無所益每歲畜養乃耗萬計所司其查覈以

閒○詔許河南山東輸上太倉粟價先是河南山東州縣歲輸太倉粟米民皆領價有司市之京師時京城米價翔貴計值當虧正課三之一民莫能辦乃自言願盡輸原領價銀以蘇困苦戶部請從民便每石輸價銀八錢五分加耗五分　上許之命来年仍納本色如故○都督同知桂勇請定班軍盜發連坐之例時巡捕軍有爲盜者事發則領軍官皆連坐勇因言官軍故皆番休盜發班中則輪班者當坐下班者不當坐請分别輕重行罰其不係官軍能踪跡盜賊者皆得論功如賞格兵部覆奏如勇議從之○給事中王科請舉首領佐貳之廉能者言兩司首領州縣佐貳以下率以秩卑爲上官所輕棄甚則部民得以事傾之以故率貪冒不自顧惜宜令所在正官各舉所知擢其中廉幹者稍加遷擢使得自展布又今邊疆財貨之職不宜以庸下材有物議者宜擇年力精強及升目所選士使任之邊方州縣鹽運司等官有廉稱者一

議覆從之○以災免鎮江冊徒冊陽三縣原帶徵嘉靖二
年錢糧金壇縣帶徵已完特令改折四年兌軍米以蘇民困○戶部請
敕戒解之見言有司徵催無法經賦不辨國用告竭請督比天下來朝
正佐官凡徵解未完者籍記多寡著為限程限內皆停俸以完日支給
過限者並下巡按逮問送吏部降用則人心知警國儲自充　上是其
議命從實舉行仍問戶部以各抽分廠及鈔關銀課所在戶部具對河
西務杭州北新關及臨清三鈔關錢鈔自元年至四年皆輸廣惠庫楊
州進安二鈔關三年以後皆處補官軍俸糧蘇州許墅鈔關自元年八
月以後皆輸大倉銀庫九江鈔關自元年八月以後皆解部給公用其
六年七年合將七鈔關錢鈔皆送工部以備仁壽宮營建之需　上命
七年以後各鈔關銀兩皆輸承運庫錢鈔輸廣惠庫○二月以龍虎山
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為真人賜銀印吳尚禮為左至靈宮供事○陝西
地大震○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賈詠詹事董玘為考試官取趙時
春等三百人○戶科給事中管律請復兩淮鹽課舊制言兩淮鹽課舊
制七十二萬引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
家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國不
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為正課破利生奸遂令商人自
請開中又皆拆收銀價緩急無備請自今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
便從之○天方入貢詔逮繫禮部主客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偁于錦
衣獄時譯使胡士紳言九川等索授天方玉璞　上怒逮赴鎮撫司拷
訊給事中解一貫奏乞併逮士紳及天方使人面質不報既而錦衣邏
校聞大學士費宏命玉工製帶疑為九川所索玉遂入宏第執舍中兒
以去欲與九川對簿宏弗敢拒因上言日者臣遺故尚書鄧璋以詩璋
酬以玉璞重若而斤為束帶者三今天方失玉重若而斤與臣璞輕重

不倫者之何疑臣受九川獻九川之誣據此可辨　上不問以溫旨慰之而九川竟論戍邊○畿內饑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加賑恤部議從之乃命郡縣倉庾悉數給散不足則發通太倉錢穀補助之○詔免盧溝橋榷稅御史沈松言蕪湖荊杭諸處皆隸水干便市舶榷分爲宜盧溝既無舟行之便而木桴已榷于工部其灰炭葦草諸物皆貧民自致以食其力宜免榷以甦之　上如議行○巡撫甘肅僉都御史陳九疇請外徙哈密夷人于肅州北境不從九疇及兵部尚書金獻民奏言哈密二種向因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等處異類雜居終難輯睦議得肅州北境棄地量與築室修城以居求社後患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自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一旦遷之外地此不北合瓦剌則必西連察台徙足召釁未見有益宜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上然之令提督尚書王憲轉行鎮巡曉諭撫綏毋致疑貳○

命南京存留馬快船及修造操江船皆如故先是巡撫應天都御史吳廷舉請以南京馬快船十分之四改爲操江巡哨船可省派南直隸數十萬銀兩南京兵部尚書李充嗣議以爲南京江淮濟川二衛及錦衣衛見船不過九百餘隻每歲差用常六百餘往來守候動經歲時而又有年例錢及陪償修理之費每僉船甲民甚苦之然必船隻有餘乃可稍寬人力若去十之四則存留應役之人何以堪命且舊制潞河聽守船隻無事以通使客有事以備征進若減舊額則停泊難久失祖宗防微至意非臣等所敢知也得旨如部議○應天府尹王熺朝覲回任以毋年九十乞便道歸省許之○土魯番乞貢不許先是土魯番數遣人持番文入貢詞先後不一巡撫右僉都御史寇天叙等以爲譎詐反復不足深信第恐求貢不得明春復來防禦不可不嚴于是兵部議以爲土魯番恃其詐力且貢且叛往歲甘州之役大肆侵掠故議閉關絕之

今以計窮乞貢而番文背戾誇張不實其所遣又非彼中夷人詐譏叵測請下提督鎮巡官曉諭夷使如果悔過効順方許通貢如有詐偽仍舊閉絕嚴兵境上以備之　上從其議○詔准復原任南昌知府鄭獻舊秩不必再勘先是獻已奏復御史楊林復論之獻復上言臣前守南昌宸濠謀逆臣首發其窩主何順之奸次擒其黨與凌進保之屬濠深恨臣遂中臣以危法法吏乘風煅煉成獄身幽囹圄及濠舉兵命囚臣別舟聲言用臣祭禡幸臣以微言諷感守者得脫械先登斬其七賊歸詣都御史王守仁具陳城中虛實守仁以為忠相與決策攻入南昌因委臣圍守王宮頗効勞績而御史楊林乃誣臣投到於賊亡之後心跡未明死有餘恨吏部以聞　上曰獻抗逆遇禍不陷非義又頗有斬獲功准復舊秩不必再勘○詔出高墻岷庶人家屬時留高墻者甚衆上憐而出之以屬楚王鈐束仍令所在有司嚴加約束毋得令放縱○

命授營建工役官秩御馬監太監張忠為營造宮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其中以百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卒乞百戶者一冠帶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中鄭自壁上言力諫乞收成命兵部侍郎胡世寧亦以為言俱不報會太監周縉等乞錄故太監羅喬秦文宗詔復從之于是尚書李鐵言我朝舊制武階專待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自正德間為權奸所亂幾危社稷今釐革未幾而內臣乞陞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如天下公議何　上以陞復官職先朝故事戒鐵等勿復言○三月廷試賜龔用卿楊維傑歐陽衢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席書上言臨軒策士延攬英賢朝廷第一大舉何讀卷者以官之崇卑為甲乙人每閱卷二十而受卷糊名諸官不畏國紀每以故識當路子弟所對策盡付元臣擬取上甲次及九卿翰苑所讀雖有材雋抑而不揚乞勅

御史有風裁者監收試卷嚴督糊名勿通關節雜送各部諸臣從公裁取如蹈前轍指名彈劾　上然之○戶科給事中陳洸削籍先是潮人賴氏等奏發洸之事情御史藍田舉劾勑令郎中葉應聰等親詣廣東會官勘問南京御史司馬恭上言洸奸邪之心鄙穢之行奸娶之妻上盜勑命強奪之妾下敗彝倫手書稱劇賊爲大王莊房窩刼財之強盜占田不下數萬畝累死不止數十人潮人痛憤切于骨髓寃號徹于蒼旻洸自知罪大而不可解乃託爲議禮致讐之言每每飾辭強辯以瀆聖聽乞明正其罪以謝潮民以懲奸惡疏下所司既而勘明削籍爲民時太監崔文亦黜退閒居南京御史王錄又言惡如陳洸宜置重典而脫死爲民奸如崔文宜投遠裔猶未拔去乞編洸于滇南發文于孝陵以防後患杜復進可也因薦呂柟鄒守益諸臣宜原心釋罪復加錄用不報○詔復以衛道爲給事中洪養浩爲御史時故太監王堂寅緣左右起爲天壽山守備御史謝汝儀疏論不報俄擢堂守備南京而孝陵司香故太監谷大用屢以司香康陵爲請從之御史喬祺疏諫不報謝汝儀復上言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斷陛下復衛道洪養浩官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至明罷黜崔文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衮請錄用豐熙等陛下始然而中止豈聖心不無恭蔕于中耶臣以爲陛下之仁諸臣終當被其休光但恐欝欝卒徒之中依依下寮編氓之內歲損月失他日雖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此張衮之言當亟從也御史喬祺論谷大用不當取用陛下報聞豈聖心不無眷戀于中耶臣以爲陛下之聖奸惡固有所憚而不敢爲然王堂守備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但恐此輩招置愈巧根據日深他日即欲發然去之不已晚乎此喬祺之言當亟行也亦不報○夏四月都御史姚鏌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爲大自叙爲漢岑彭後國初岑伯顏以田州歸

附世知田州府三傳爲岑溥溥二子長猇次郎猛弘治六年猇弑父自立爲土目黃驥李蠻所殺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父官爵後與思恩知府岑濬相讐殺濬亦猛族也遂襲破田州猛走免都御史潘蕃奏討濬誅之改思恩爲流官知府無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賊平金疏猛功遷指揮同知猛兼復祖官不得觖望驕蹇漸不用命凌轢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是無所得多譖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得重賄舍猛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從之乃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障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尧元監軍討之○禮部尚書席書疏請選庶吉士從之書言國朝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始自永樂初後掄取無定科考校亦無定制弘治間大學士徐溥丘濬始議每科一選不限地方歲年以爲定式迨後因涉嫌疑遂不復行似非至當之舉乞仍溥議每科選取第勿逾二十人可也　上從其言○大學士費宏疏辨張璁桂萼誣奏　上溫旨荅之時璁萼連章劾費宏實受陳九川所盜玉璞又受布政使彭夔金而擬旨留用宏上疏自理言璁萼欲教庶吉士臣等請以溫仁和董玘爲之拂二人意萼又自言日者談彼命當與鄉人並相諷臣推轂而臣亦未及又見臣恭和御詩荷章服玉帶之賜復懷嫉忌形于奏計臣以皇考實錄垂成不忍遽去故敢辨析明臣之愚　上慰諭之御史鄭洛書言擾璁萼劾宏受玉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司政本矣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汚之量可以敵璁萼之橫議也以璁萼之言宜可秉國柄矣而人無予之者恐其睥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止足之義戒璁萼強暴之

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能以副任使不報○五月癸未朔日食○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鑑以疾乞休優詔許之特賜馳驛仍令有司給以月米及歲夫六名陛辭　上特製詩一章書于龍箋賜之以寵其行舉朝以爲異数○福建知府汪文盛疏請蠲賑言自正月雨至四月不息平疇皆爲巨浸山鳴海溢旗鼓自蜚奏乞蠲賑且乞自罷以謝天譴章下所司○上奉兩宮于午日泛舟賜宴給事中高世魁言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以防侈靡之漸陛下之德遠追虞舜近有此舉不將爲逸樂之漸乎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爲請者近来每每輙言故事如太監鄧文請易勑書張忠乞陞官匠皆附會獘輙欺陛下以濟其私陛下入其機而不自覺殷鑒不遠願亟畫之報聞○召用大學士楊一清一清辭之復疏五事曰聖孝聖政聽言宥過和衷　上優詔褒荅不允所辭○六月進費宏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珤賈詠並太保先是禮部尚書席書言國家大學士故事凡少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兼太子太傅俱謹身殿少保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清以少師乃兼太子太傅武英殿非制也乞改正以存彝典一清言臣見書疏惜其典章之未明發言之太易也太宗初置閣臣以學士爲首餘皆講讀修檢而黄淮以中書預焉自三楊始進公孤而士奇少師兵部華蓋殿榮少傅工部謹身殿溥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兼青宫保傅之官也兼之自景泰始至英廟委任李賢止以吏部兼翰學而已後乃加太子少保憲廟初始進少保華蓋殿成化以来始有少師兼太子太師等官耳書之典章果何據乎且書以費宏抑臣于後故爲此以先臣然宏爲少師一年矣臣得入即使官秩書同亦當叙其下書意雖厚臣實不知臣也疏入報聞故有是命○上御平臺召大學費宏楊一清石珤賈詠入見宏珤詠先入　上諭之曰卿等昨和朕詩朕亦爲卿等作一詩相

勗一清繼至　上諭之曰卿昨歲督邊殊有勞勛兹特召還輔理朕爲一詩賜卿卿其勉之宏等皆頓首謝

謹按吳瑞登曰太祖御黄閣爲宋濂賦醉學士之歌宣宗御文華爲楊士奇賦樂有嘉魚之句于時献和盖真明良喜起之氣象矣我世宗平臺四詩遠追先志下勵臣工于宏則以沃心輔德期之於一清則以政本皇綱賴之于珪則曰化成在人文於詠則曰治理須于平盖皆因人警戒所以弼嘉靖初治宜其有光祖宗矣

○太子太保戸部尚書韓文卒文山西洪洞人清心寡欲凝厚雍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断霆擊至死不撓至是卒吏部議謚曰愚同武子而卒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乃贈太傅謚忠定○上以恭穆獻皇帝睿書頒賜廷臣○恭穆獻皇帝實録成九十五卷寶訓十卷○秋七月壬午朔享太廟遣駙馬都尉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禮無故不宜遣代元雖親屬貴臣終非氣類相感祖宗之靈决無歆享之禮又况臨時差遣倉皇就位誠敬何存　上責僑妄言奪俸○副都御史張潤請行訟牒株連之禁從之潤言國朝令甲自叛逆盜賊機密帑藏外軍民訟牒連株摭拾全誣十人以上者俱有厲禁近来官司不恤民隱不思一人被繫一家痛苦輕忽者不肯理庸劣者不知理怠緩者不能理貪暴者恣其科索衒其威福快其羅織因而廢人生業破人常産陷人驅命干和名災職此之由乞行禁勑以福生民從之著爲令○禁冒乘驛傳御史劉隅奏論冒乘驛傳之害部議嚴禁從之○八月詔改作觀德殿先是上諭内閣曰世廟告成朕心始慰但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窄甚非所宜欲改建于奉天殿東費宏等言奉慈在西恐獻皇神明未安　上曰遷觀德殿與奉慈無干勿多言蹈前日大禮之誤宏等不敢復争乞勑禮工二部十日營度禮部

尚書席書等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災異非常大工不可屢興　上
曰民力當節但觀德殿改遷舊宇所費不多宜令改作以慰朕懷給事
中張嵩御史郭希愈等言古之聖君清廟示肅茅屋示儉況今府庫未
充征稅逋之事惟求中貫惟仍舊可也皆不聽
謹按史臣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此世廟所以不可不建也然
觀德殿在內實擬奉先殿此皇上所以欲改作也然曰改遷舊宇所
費不多親親仁民之意已藹然矣
○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且諭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勤宏等疏謝○上更撰世廟樂章迎
神用永和初獻用清和亞獻用康和終獻用冲和徹饌用太和還宮用
寧和而大學士費宏等上言皇上更定世廟樂章曲名欲少異于太廟
因具奏世廟中樂舞專用文德蓋以獻皇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尚考
之漢書高祖以武功定天下故兼奏武德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奏
文始昭德今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　上允之○魯迷復貢獅子二
犀牛一　上命收畜內府仍留熟夷五人飼之御史張鍊力諫不聽○
九月癸未火星犯太微西垣上將星○世廟成　上自觀德殿奉恭穆
獻皇帝神主安于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神位安于觀德殿　上御奉天
殿群臣表賀○上定世廟祭與太廟同日初禮部議用次日太常寺以
時饗太廟并饗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省牲今世廟祭用次日齋
戒省牲日各不同且歲暮之祭難以次日舉行禮部復論世廟時享應
用太廟次日歲暮權與太廟同日　上曰俱用同日次第行之○上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　上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等詳議
可否費宏等言國初所定諸司職掌止有納妃謁奉先殿禮而皇后謁
廟禮並不載惟大明禮制內有皇后初立謁太廟禮永樂續定儀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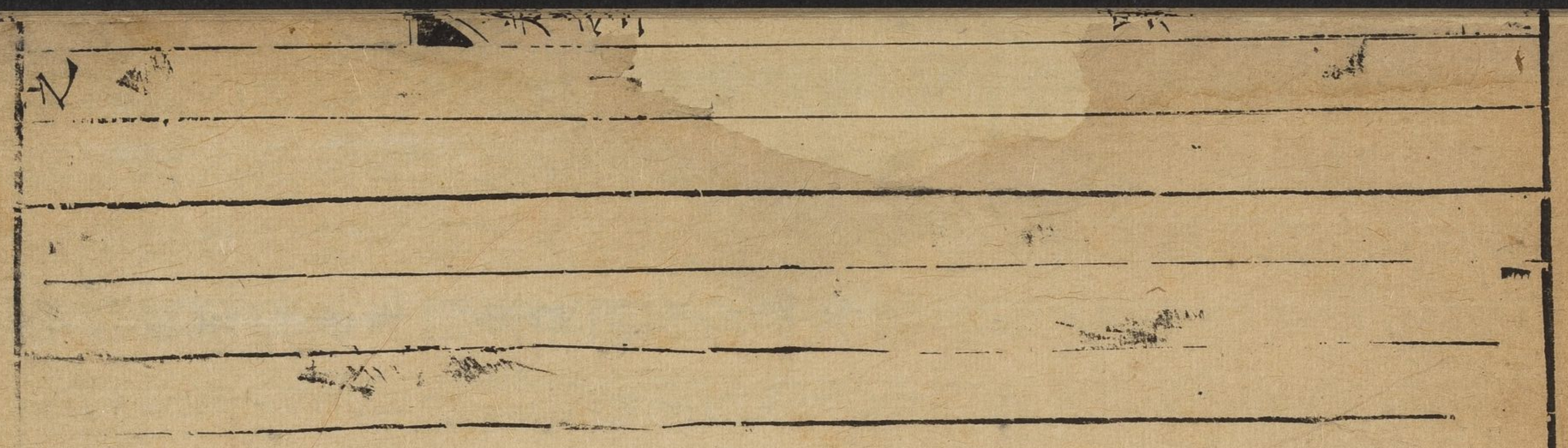
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蓋以正乾坤之位謹内外之防聖毋欲謁世廟恐經由太廟門祖宗列聖臨之在上心固有不安者　上以問璁萼對言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内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言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傳會章聖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璁萼言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献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為不可因具條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議請聖母謁廟翟車暫離法宮路經太廟往復之間降輿陞輿必須皇上躬自扶侍蓋禮雖皇太后行之所以主斯禮者實在皇上一行　上從之至是

上奉章聖皇太后謁世廟還宮　上行慶賀禮賜席書劉龍翟鑾張璁桂萼金帛○田州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歛兵令毋戰裂帛陳寃狀都御史姚鏌不聽督兵益急乃陳兵自固鏌下令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恐璋黨猛乃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司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仇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泄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迓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叩之不荅須

吏復太息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欵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
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
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
不告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
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
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我必以泄機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
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奴視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何以猛及我
也臣曰君意若爾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乃強臣留傳
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反顛擒猛自効希儀佯追臣返以其事白鎮
鎮喜乃不備璋督兵顓逼猛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千人助守實為
間也璋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内應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
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窘欲出奔璋使

人招之曰事急矣願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畜興復猛倉卒無所之又
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至左右璋
日詭曰天兵退矣猛喜不疑監軍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揆
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
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
被流矢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
元等許之璋歸復跪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自為君草封事令人
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
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献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大
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
詣軍門上之鎮撤兵還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各上言大軍破田州猛
中毒矢死斬其首搜獲印信其子邦彥敗死田州平請設流官治之事

下兵部覆奏從之○冬十月詔脩仁壽宮以巡撫王薑為工部右侍郎總督收買大木給事中張嵩言民困財絀宜先營仁壽宮以慰昭聖之心其王德安喜景福等殿暫為停止俟民力少蘇徐議鼎建　上命次第庀材營之○頒賜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于群臣　上親製序曰皇考所著有恩紀詩集乃受命分封之國感皇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紀之者也詩凡七卷有含春堂稿則未之國時在大內西館及出府所作凡百三十餘首繕寫重刻以傳仰思皇考之教不可復得然心殼固存手澤斯在朝夕諷誦庶幾有得也○戶部尚書致仕蔣昇卒昇全州人由知縣歷今官三十餘年操履清白始終一致與弟大學士冕友爰惇睦家庭肅然臨終戒子勿求恩澤士論重之卒贈太子少保○奪薊遼總兵馬永官安置南京初永言諫禮伏闕諸臣竄逐窮荒誠其自取今大禮既明群疑盡釋聖心已慰而諸臣淹滯歲月無路自新乞宥罪矜釋以彰浩蕩之仁　上怒其出位妄言切責之既而復為戍邊陸完乞卹典遂奪官安置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外謫吏部尚書廖紀因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城守器械久皆廢弛前楊銳告往攝府而馬永近復安置此天啟聖聰為根本之大計也乞寄以營務必有裨益御史魏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宥狂言召還原職報聞○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宏等疏謝因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請勅工部于翰林院盖亭豎立以垂永久仍勅禮部通行兩京國學併摹刻于府州縣學使天下士人服膺聖訓有所興起　上諭如議行○詔以定國公徐光祚冒請土田悉以歸民時御史張珩丘養浩言光祚奪民土田冒請為已產戶部請覈之　上命悉以歸民其勿覈○詔賜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謚襄毅○翰林編修孫承恩上所編詩賜名鑒古韻語先是承恩奉手勅

命儒臣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因取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法戒者檃括成詩六十首以獻　上嘉納之名曰鑒古韻語○十一月兵部尚書李鉞卒鉞祥符人長于軍旅料敵奇中在三邊嘗以數千騎覆虜衆五萬時稱奇捷卒贈太子太保後謚恭簡○以王時中為兵部尚書○以張璁為兵部右侍郎時璁與詹事桂萼兩疏論大學士費宏專擅威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詆既而上御經筵宏不至璁遂劾宏倨慢不敬用優人張仁出入私第閔通賄賂縱子懋賢懋良狎嫗娼優正德時旁註試錄傾陷僚友　上置不問御史張錄又並劾之上曰進退大臣在朝廷費宏乞休已有旨慰留子犯罪過自有公法張璁等各修乃職毋肆煩瀆給事中解一貫因言宏之大節無損璁萼平生邪險無一可錄特以議禮偶合聖心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不過欲奪其位而居之耳其所攻訐非真為國家也章下所司璁等攻宏疏四五上弗克乃具疏乞休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動聖聽又不能曲意以阿依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上慰勉留之○十二月　上以災異諭臣工修省大學士楊一清上言臣觀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雨雹傷稼殪人南北直隸旱荒為霣山東豐沛洪水泛溢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于江南之人病江西之虎怪郎楊之牛禍屢見疊出尤為奇異豈惟近世未聞抑亦載籍罕有稽諸傳紀考其證驗皆陰盛陽衰所致伏願陛下總攬乾綱以防欺蔽延訪大臣以資輔益覽諸司之奏章辨臣下之忠佞仍戒飭諸司凡朝廷政事之缺失天下生民之利病以至遺賢之未盡甄舉忠直之未盡收錄讒慝之未盡殄除幽滯之未盡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大要以恤民固本為主民心悅則天道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畜報之愚悃也　上勅

諭嘉納一清復條陳修省事宜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一寛恤以宣修省之澤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疏入　上曰事関朕躬自有處置餘付所司降勅頒行○左都督時源條陳邊務三事言實邊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部議從之○議濬河禮部尚書吳一鵬言清河以北兖州以南水勢渺茫田廬淹沒請倣求渦河湮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大學士費宏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来分為三支或由潁亳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懐遠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渦河日就淤淺黄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奔赴沛徐悉入運河自徐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近来沙縣至沛浮沙壅塞官民船隻往来悉取道昭陽湖而湖水不多運道必汕此可憂之甚及今必須渦河復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得免漂没之患而巡按御史穆相戴金劉淶亦各上言部議言宜塞支河口相黄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兵部請揄選騰驤四衛官　上不從御馬監乞自選移部銓注亦不從既而太監閻洪矯旨選之請移文兵部遵行給事中鄭自壁言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閻洪剛愎自用卿雷建之威蔽日月之明輩藪下輙敢為此乞治洪欺蔽之罪不報○詔公侯伯不得輕預都督府事給事中管律言太祖革樞密院置五府設都督及同知僉事諸官揔諸衛所分掌京軍公侯伯止隷籍帶祿不預府事有事則召總兵官佩大將軍印帥師征討事平則束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又禁官員勿受公侯饋遺官卒非征討不得輙入公侯之門今綰印僉書俱屬侯伯圍京坐司亦皆其人朘漁自潤禁暴禦侮之兵祇為前驅後擁之具非磐石之至計帶礪之貽謀也乞勅兵部別材望以為去留別選材諝以備緩急從